

愛 性 與 交 社



Courtship and Matrimony:

Realization of Sex-love

社
交
與
性
愛

1925

春社刊物之一

一九二五年三月初版
一九二六年四月再版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版

社交與性愛

黃 梁 譯

每冊實售大洋二角五分

出版合作社印行

上 海 江 灣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True marriage lies:

each fulfils

Defect in each, and always thought
in thought,

Purpose in purpose,

will in will

——Tennyson.



真的結婚包括着：

各彌各的缺憾，

並且常是思想合着思想，

目的合着目的，

意志合着意志。

——丁尼孫。

這一冊小書，在英國出版界，十年間竟翻至六十版。據說出版以來，每年在英美二國中銷售七八萬本——至多的那年售出九萬餘，至少的那年六萬餘本。

大抵青年男女，到適當的時候，自然地有這要求，這書便自然地擱在他們的書案上或衣袋中了。

我所得的本子是第三十五版的，在一九一九年複印，才附有“性的本能”這一篇文字，以前印的却沒有。後來在印度旅居的一個黃白混種的女友處，又看見一本第四十版的，更添上“愛倫凱學說摘要”一篇。四十版以後的不曾見過，不知可有再添甚麼沒有。

我們譯印這書，也許不過在國中平添一種無聊的刊物罷了；然而總有人感覺得有這類的需要的。

廿五，二，一九二五，譯者黃梁

書的售代及版出社作合版出

月上柳梢頭 蔣山青著

實售四角

失敗了的俄國革命 盧劍波著

實售二角四分

社會革命論叢 鐵心編

實售三角二分

夜未央 李石曾譯

實售四角

三民主義

實售二角五分

近世經濟思想史論 河上肇著
李培天著

實售四角八分

英美勞動運動史 李大年著

實售四角八分

國民黨黨義 王恆著

實售二角四分

婦人與經濟 紀爾曼著
鄒敬芳譯

實售四角八分

戀愛論 廣川白村著
任白濤譯

實售一角六分

書的售代及行印社作合版出

世界語初階 疾 健編

實售一角二分

英文一萬字表 梁冰弦編

實售七角

中國文詞學研究 施 畸著

實售三角五分

社交與性愛 黃 梁編

實售二角五分

婦女問題雜論 毛一波等著

實售三角二分

勤工儉學傳 李石曾編

實售？

讀書法 包懷白譯

實售一角

吳稚暉學術論著第三集 冰 弦編

實售三角二分

師復文存 鐵 心編

實售四角

獄中與逃獄

克魯泡特金著
李石曾譯

實售八分

書的行印社作合版出

吳稚暉學術論著 梁冰弦編

實售一元

吳稚暉學術論著續篇 梁冰弦編

實售三角二分

吳稚暉最近之言論 鐵心編

實售二角四分

三十三年落花夢 宮琦寅藏著

實售三角

二十世紀之母 梁冰弦著

實售三角二分

秋 蟬 蔣山青著

實售四角八分

飄 浮 許傑著

實售三角二分

左拉小說集 宅桴譯

實售四角

天上人間 史靈林著

實售三角六分

藝術思潮 華林著

實售二角四分

目次

I

求愛的初步	1-10
-------------	------

II

求愛的儀節	11-32
-------------	-------

III

訂婚時期的儀節	33-42
---------------	-------

IV

婚事準備的儀節	43-61
---------------	-------

V

婚禮	62-71
----------	-------

VI

婚禮後	72-73
-----------	-------

VII

對新婚夫婦的忠告	74-80
----------------	-------

附一

性的本能	81-110
------------	--------

附二

愛倫凱學說一斑	111-118
---------------	---------

社交與性愛

For manners are not idle,
but the fruit of loyal
nature and of noble mind.

-Lord Tennyson.

行爲可不是等閑，
是忠誠的天性和崇高的心底情果
——丁尼孫

I.

求愛的初步

戀愛的問題在牠那各異的現象裏這題目來得很大，却不是本書這些篇頁所能籠罩得住的；題內的精義應該留給詩人，小說家，和道德學者來發揮盡致。

祇不過認識那最普遍而最有勢力的人類情感的存在，便足夠是我們的目的了，在這當兒，我們敢於貢獻一些計策和指導給兩性的人們，他們，在一

種鼓勵之下，已自成為“司婚之神”的皈依者”Votaris of Hymen，但由於習俗的不完全的智識，自然而然地恐懼着，每一步驟中都會自己陷於錯誤的概念和譏嘲或譴責。

我們現在先承許的是一個男子曾用一種或他種方法得被一個美好的女子迷住——可算是一種新近的訂交——而她，正是他所想知悉更詳細的，想得極切。他的心已經覺得“戀愛的內心的接觸”，並且最熱望的就是得着同樣的愛的回敬。我們便拿這麼一個人一回事來論罷。

到這一點，我們敢於對他貢一句極大忠告的話。我們促着他，當他開始採用任何方法求達目的時，應先細心考慮自己的地位和生活中的光景，並且反省一下，這樣的地位與光景，求得着那女子的愛情，換句話說就是在不久的將來使她成為我的妻，是否為公

道所許。

若經過這麼考慮之後，自己都覺得可以自滿了，那就可以光明正大地進行，他可以用平正的機會來確定這臆想，對那女子，女子的家族，都先成就了交誼。其次，似乎已不在說，凡可能的愉悅和小心俱用得着，極力避免她自己的轉移務至於最低限度。至到他覺得辦到十分滿足，而且前途確不見着甚麼障礙，第二步的努力就是經普通朋友的仲介而通款於她們的家庭。

那些任仲介的所擔却不是輕輕的責任，自然，他們最是給人希望着格外慎重將事，道達雙方所應知，使兩個人的品質和境況因紹介而相膠結。

現在我們更把這畫幕反轉，又看看在女性的方面有甚麼可觀。

第一所最願望是那傾向不止單一方面而是相互的；那就不論甚事，女子都拿出尊重的態度待遇她的讚美者，

她便估量着他不是不值得她的恩寵，而他的注意也就協洽於她了。但至此她的一顆芳心還不能說已經得着：她是在求愛；夏娃的愛女可不是未曾在她生命中的春潮裏那最光明的日子慶祝極樂銷魂麼？她當然是初遇見那男子在一個球會或其他的良辰佳節雅集中，在那裏，景物的感動定會將環繞着玫瑰豔色的種種物事反映出來。這是凡求愛者的最適宜的機會。他若先已取得她所讚美者的資格嗎，至此容貌，姿態，言論，丰采，至少要在她芳心懸揣的對手方那理想標準之下，那麼，他的誠意才達進她鑒納之中，戀愛的內心的接觸才得開始罷。

比方舞蹈如能參加，得以親握她的手兒，便第一次微微觸動了她興趣的情感傾注他了。這相互間興趣的情感經此一度成立，以後便視乎培養而滋長了。全部景物洋溢的意氣最適

宜於興趣情感的發展，如果兩方黨與當交互歡樂的時候不趨冷靜，那麼，空中樓閣已經很歡娛地在建築了。

當這時會，無論甚麼事情來襲，女性的直覺却感受這一刹那異乎尋常的愉快。在她覺得她自己成為一般的注意的目的物——也許並附帶有些妬性夾雜在競美之中——爲着她那讚賞者的誠意效順，這種情緒似乎不會消滅的。臨了他便向她作熱情的細談，却因爲仍然是個生疏的，所以她這時必定努力避免他的觀察；這麼一來，似乎不足以鼓勵他的用心，雖這麼着，他的熱誠究竟不會妨礙得；他應當重復在讌會中加入她的方面。到此，她覺得難，極難拒絕他了；卒之雙雙爲環繞三匝的一種勾引力所征服，自然而然地退讓下來，在分別的頃刻間，彼此齊發現一種新的快美的感覺在心中躍然。



在一個少年而缺乏經驗的女人當開始和一個異性作成關係的時候，正是終生最費躊躇的關鍵——這是她極需要良好的顧問爲她麻亂的心作考慮的時候——最好是由她將自己的心中所有的秘密盡行披露於最可信託最屬親愛的朋友——她的母親。最幸事是這女兒曉得尊重她那最聰明最柔順的顧問——她的生活上的經驗，她爲女兒謀的熱誠和智慧，她體會女兒心事的懇切小心，她那曾經此境的回憶，什麼方面她關照不到，這樣地爲她的女兒計慮，令她安樂，令她信任，是再好沒有的了。

這麼一來，最好是柔婉的姑娘，將她被障遏住的思潮汨汨地傾注入她母親的耳朵裏。愈是婉淑的姑娘，愈不要信任自己的裁判，惟有向至相知，至可信，至不會誤引歧途，至不會欺騙自己的母親致其希望，找得計策，這信任

一經成立了，自然會生出最有利益的果——保證女兒聽信父母的忠告，那麼，她的志願的選擇和觀察——出之以禮，就如和異性社交的手續，父母也正樂於扶導，因為那是人生中一種必要的現象。倘若一個少女不幸而早經擯棄了母親不加信任，或是沒了母親，那就第二個最好的顧問還須得有同性的情感或值得信任的閨友。

我們這樣地懸想：兩性相值的良好機會遇着了，便常常給女性的和她的賞識者相互傾吐其彼此傾向的溫情，以至彼此的朋儕都相喻於默然之中。

旁人的眼光同時也必見得出他倆將成關係的朕兆；一些良友，較關切的更以為他倆已經定婚了。

在女性意中被賞識的，多麼安慰，斷不能把自己胸中的秘密保持得長久；而且，交相親愛的願望苟不盡虛，便決然找尋介紹以通誠於彼美的家庭，作

戀愛正式宣告的準備了。

但愛人的努力期求意欲的介紹人有時也會失敗的，雖則彼此社會地位沒有了物質的差異，而這種困難也常爲始料所不及的。欲圖成功，當自爲計，採用誠正的手段，自己直接辦到一定的程度，只不要有失恆規罷了。譬如吧，親向她所常到的地方去瞧瞧她，這是爲着純正目的多麼光明的舉動，況且這幾乎又是愛人們所必經過的進程。這麼着，男性的隨即自生一個批判——大都不違向女性的明說——他更切的用心是否在她覺得簡直沒味呢？在女性的方面，這個表徵，雖是最瑣屑的，他也沒法來妥協的，總不算錯謬；因爲，最能體貼愛人心理的絕頂聰明的詩人，曾很深刻地戳破了個中的微妙道：——

He gave them but one tongue to say

us 'nay'